



特邀专家 王玉林

王玉林，致力于泰山文化的研究，已出版作品集《俳谐杂说》《泰山——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泰山青松范明枢》《官箴碑》《大宋遗梦》。



特邀专家 周郅

周郅，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泰山历史文献研究，至今已出版《泰山志校证》《泰山与中华文化》《碧霞信仰与泰山文化》等著作。



特邀专家 山里人

刘水，旅游从业者，长期致力于旅游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擅长旅行写作与摄影，出版了《泰山》《泰山文化》《泰山自助游手册》等多部书籍，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了大量游记散文和摄影作品。



扫一扫，关注“Hi泰山”微信公众号  
与我们同行

## ◎画蛇者说

# 读史发微(一)白石老人的《岱庙图》

齐白石一生画过多少《岱庙图》，我不得而知，仅就目前搜到的，已有九幅。齐白石好像没到过泰山。画为心声，《岱庙图》是他心中的岱庙，也是他心中的泰山。

在白石老人看来，岱庙很简单：一个门楼子，一圈院墙，罩在两棵松树下边，如此而已。岱庙里有汉柏，想必他知道，但他为什么画松树呢？在古人眼里，徂徕之松和新甫之柏是一个概念，松树也是柏树，柏树也是松树。若要讲绘画的表现形

式，柏树不如松树入味。还有天贶殿，白石老人也没画。须知他的画不是界画，而是大写意。岱庙有一个门楼子就够了，不管它是正阳门还是厚宰门。至于岱庙的奥秘在哪里？就在那院子的一片空白时空中。什么“秦即作峙，汉亦起官”，什么“东岳庙祖庭”，什么宝葫芦、温凉玉圭之类，你就放马去想象吧！

在白石老人看来，泰山也很简单，不过是一红一绿、高桩馒头一样的两个山头。一绿，泰山位于东方，主青主生；一红，日

出泰山东方红。至于盘道、南天门、碧霞祠之类，对不起，因为没去过，所以也就没见过，没去、没见的东西，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那他为什么要画两个山头呢？我猜是因为“好事成双”，所以松树他也画了两棵。

《岱庙图》昭示了一个绘画的形而上路数——大俗大雅！白石老人是这个艺术辩证法的集大成者，且天下没有之二。至于为何那么多人喜欢大俗大雅的《岱庙图》？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 ◎羽书岱说

# 祝阳名称由来蠡测

祝阳之名由祝山而来，《泰山道里记》云：“小卢山东八里为祝山，单椒圆麓。”而祝山之名从何而来？向来无考，惟清刘家龙《泰山吟》中有《祝山》诗：“夹谷隆名响世间，宣尼才德许窥斑。祝其究竟无寻处，处处相传有祝山。”推测其名与“祝其”相关。祝其一名夹谷，系春秋齐邑。《左传》定公十年（前500年）：“（鲁）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即此。其地一般认为在莱芜西南。祝山、祝其，地近名同，当有关联。

今考，祝名很可能是由古祝

族而来。周武王曾封黄帝之后于祝，建立祝国。《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周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后于祝，后为齐所并，其封域至齐之间祝阿、祝丘是也。”祝之字义，为跪于神前以灌酒，是一种祭祀礼仪。祝字又写作“铸”，盖夏商之交时，祝人发明了先进的铸铜技术，于是这种铸铜技术的发音也为“祝”。入周以后，祝之国名遂被铸音所取代（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43页）。

史籍所记，祝（铸）之遗迹大多在大汶河沿线，如肥城境内

有铸邑，宁阳境内有铸乡，济南西南有祝阿，加上前举莱芜境内之祝其，名凡数见。祝族即活动于汶域，祝山很有可能是祝族聚居地之一。故谓山因古祝人而得名，不为无据。祝族以铸铜术闻名，而祝阳境内有焦峪等冶炼遗址，或与祝人生产活动有关。

祝阳之名出现得很早，金大定五年（1165年），在姚庄大云寺所立的《华藏世界海图》碑中，已题有祝阳之名。当代所立村碑称：“清顺治年间更名为‘祝阳’，沿用至今。”其实金碑已载其名，是祝阳建村得名不迟于宋金之际。

## ◎捕风捉影

# 脑袋围着树转



挂满黄叶的树。作者供图

雅诺施陪卡夫卡散步，在一家书店的橱窗前停下。为了看清书名，雅诺施不停转动着脑袋。卡夫卡见状，笑着说：“您看起来也是个书迷，脑袋围着书转。”雅诺施说：“没有书我不能生活。对我来说，书就是世界。”卡夫卡皱了皱眉说：“这是个错误。书代替不了生活。在生活中，一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他打比方：“一个人不可能由别的替补人代他体验生活。认识世界也好，读书也好，都同于此理。人们企图把生活关到书里，就像把鸣禽关进鸟笼一样……”

读《卡夫卡谈话录》，我喜欢这种由生活、散步、谈话触发的思想火花，很容易引燃你的思考，就像冬天里紫藤豆荚里的种子，啪的一声，蹦落到你心

里，随即扎下根来。

一个个夜晚，“脑袋围着书转”，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像这个初冬的夜，我听着雨点“噼噼”敲打着窗户，看着案头一排整齐的书，心里有一种特别的踏实感。突然，我想起了那个山脊里的村庄，寒冷的星空下，被一圈黑黢黢的山围着，村中一盏煤油灯亮着，我和哥哥趴在饭桌两头写着作业，爷爷、奶奶围着碳炉子喝茶，没什么话说，炉子上的烧水壶“滋滋”响着。那时，除了课本，还有《毛主席语录》，难得能看到别的什么书。但就是凭那几册课本的指引，我一步步走出了山村。当我在一座更大的山前驻足时，也是靠着案头的一摞书，为自己打开了一扇面向更广阔世界的窗。

虽然我已不再奢望靠读书改

变命运，但生活又怎能没有书呢？虽然书不是世界，但没有书，又怎么能看见外面的世界呢？靠着阅读，“自然变得有了意识。现在，树枝上的每只飞鸟都对着他的心和灵魂歌唱，音符几乎明白如话。他抬头仰望，云彩也长出了一副副面孔。林中的树木，摇曳的野草，窥视的花朵，都变得有了灵性……”我记得在那个小山村，每年秋冬，我都会到山坡上去撸树叶，那时从觉得落叶美，也不知道有个叫梵高的人曾画过杏树开花。

靠着阅读，我知道了有一个叫卡夫卡的人，他说“书代替不了生活”，还说“凡是具有真正意义的、耐久的价值的东西，都是来自内心的礼物。人不是从下往上生长，而是从里向外生长”。我也有困惑。关于阅读，叔本华说：“太多的阅读会使我们的精神失去弹性，就像把一重物持续压在一条弹簧上面就会使弹簧失去弹性一样。而让自己没有自己的思想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在空闲的每一分钟马上随手拿起书本。”他还说：“持续不断的阅读恰恰就是把大量陌生的、外来的观点引入我们的头脑……这些陌生、外来的观点出自各个不同的头脑，分别属于不同的思想整体，其色彩也驳杂不纯；涌入我们头脑的这些大杂烩永远不会自动成为思想、观点和信念的一个统一体。”

人不能把自己关在书的牢笼里。明天我还是先把书放下，让脑袋围着树转。